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

張江陵全集
下

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印行

張江陵全集卷二十三書牘

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

治河之後。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。大疏所薦。一一俞允。且章劉諸君。孤皆素知其才。必有底績之效也。承示恐流言之搖惑。慮任事之致怨。古人臨事而懼。公今肩鉅任事。安得不爲兢兢。若夫流議怨謗。則願公勿慮焉。孤淺劣無他腸。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。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。若誠賢者也。誠志於國家者也。必多方引薦。始終保全。雖因此冒嫌蒙謗。亦無悶焉。顧近一二當事者。其始未嘗不銳。至中路反爲人所搖。自乖其說。或草率以塞責。或自隳於垂成。此豈廟堂不爲主持。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。子產曰。政如農功。日夜以思之。思其始而圖其終。行無越思。如農人之有畔。願公審固熟慮。集思廣益。計定而後發。發必期成。至於力排衆議。居中握算。則孤之責也。使孤得請而歸。後來之事誠不可知。若猶未也。則公可無慮矣。

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

辱示練湖開復。奔牛建閘。及清查灘占俱修舉。水利實政。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。仰甚慰甚。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。怨讎之興。理所必有。顧明主在上。懸衡以運天下。功罪賞罰。奉天而行。雖有謗言。亦何足畏耶。孤數年以來。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。憮夫惡黨。顯排陰嫉。何嘗一日忘於孤哉。念已既忘家徇國。遑恤其他。雖機穽滿前。衆鏃攢體。孤不畏也。以是能少有建立。願執事勉之。執事前所建論。皆已次第覆允。東南之民。受福不淺。明主何嘗不納忠言哉。誠有裨於實用。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。

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

得報知東師告捷。當嘉禮告成之日。有此奇功。真不覺展齒之折也。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聖恩破格鼓舞。增兵增餉。故人心思奮。蓋此數事皆孤面承天語處分者。所謂

戰勝於朝廷也。至於閣臣前已奉旨不得敘功。幸免齒及。

答凌洋山辭餽助

承教以孤辭祿守制。特捐俸以助不給。深荷厚情。但孤自念受事以來。四方餽遺。雖已概却。然於一二相知。間有量受者。今則雖至相知者。亦不敢領。非以自絕於長者也。念孤今日暫留。但以被君父非常之恩。艱鉅之託。不得不棄家捐軀。以圖報稱。非有利於天下也。故上不受公家之祿。下不受朋友之餽。惟赤條條一身。光淨淨一心。以圖國家之事。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。庶於於鄙心乃安耳。蓋聖人之行。或遠或近。或去或不去。歸潔其身而已矣。伊尹一介不取。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韙。而人不以爲非。諸葛孔明言臣死之日。不使家有餘財。廩有餘粟。以負陛下。孤雖不肖。竊願爲之執鞭焉。若獨辭公祿以沽名。而又受私餽以自潤。上欺其主。內欺其心。孤不敢爲也。辱在心知。故直吐其愚。萬惟垂諒。

答宜都知縣許印峯

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。爲羣黨搆陷。誠爲誣枉。昨已致書兩院。爲執事昭雪。今尹宜都之政。宜從薦錄。以雪沉誣。幸益堅雅操。以需大用。未可以暫蹶自阻也。遠祖孤塋。辱垂青掃拂。存沒不敢忘。便此附謝。

答翰學張陽和

不孝積愆累覺。遘茲閔凶。遠辱慰言勤惓。無任哀感。又承遣奠敝廬。尤切銜戢。但四方相知往弔者俱已辭却。雖諸公于孤有相知之雅。亦不敢當。諒小兒在家必已具書辭謝矣。人旋情事卒卒。不悉欲言。

答織造太監孫東瀛

近有旨停罷織造。實由聖母皇上軫念小民至恩。孤面奉聖諭行之者也。承示在今年已派上緊完解。則上供不致匱乏。民困亦可少蘇。慰甚。先君葬期在四月十六。孤擬候大禮告成。卽疏請歸葬矣。頃承翰貺。深荷雅情。人旋草草附謝。別具奏稿一冊。有近奉聖諭。謹附一覽。

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

孤之此行。甚非獲已。君恩深重。寧敢亢違。到家事完。卽星言赴闕矣。薊事已悉託之鳴泉公。渠乃孤之門生最厚。諒不相負。自被總督新命。聽其議論。觀其意向。便視薊如家。士大夫有短足下者。卽力爲辯釋。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。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。凡事關利害。宜直披情愫。虛心商確而行。勿定執已見。勿心口異同。與人爭體面。講閒氣。南北軍情。務須調適法行。一概勿得偏重。凡浮蠹冗食之人。悉宜除汰。畜之無用。徒招物議。其處置屬吏一節。不可視爲細事。務宜恩威互用。使之知畏且懷。爲我外藩可也。邊

疆事重。孤雖去。不敢須臾少忘。頃奉上諭。凡機密重務。許以不時奏聞。閫外之事。部署已定。幸足下倍加審慎。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。途中仍行奔喪禮。不見賓客。不敢煩勞旌節。烏銃箭手矯健者。用五六人。錢佩不必相隨矣。往迴途中。亦不差人迎送。幸惟體諒。

答司空李義河

別後。十九日至邯鄲。七日之間。行千有餘里。雖星言夙駕。馳驚風塵。然心以得歸爲快。殊不知勞。唯犬馬瞻戀闕庭之念。則不能頃刻忘耳。卽日會會湖親家於官舍。款語移時。殊愜闊懷。但匆匆遂別。終未罄所欲言也。計來月初間。可抵敝廬。盛使回。草草附此。以報嚮往。

答周王

孤竊慕休聲久矣。茲以得請歸葬。道出淇澳。遙望清光。益深懸仰。荷辱睿情。差官遠迓。兼賜珍貺。感戢之哀。言不能悉。念孤此行。銜哀奔赴。一切奠餽。毫不敢受。以睿情深重。又不敢例辭。謹拜珍食嘉菓。餘輒璧諸使者。匆匆附叩。容還朝之日。專啓修謝也。

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

遼左之功。信爲奇特。伏奉聖諭俯詢。謹具奏如別揭。但細觀塘報。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。欲過河東住牧等語。雖其言未可盡信。然據報彼旣擁七八百騎。詐謀入犯。必有準備。我偏師一出。卽望風奔潰。駢首就戮。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。其所獲牛羊等項。殆類住牧家。當與入犯形勢不同。此中情狀。大有可疑。或實投奔之虜。邊將疑其有詐。不加詳審。遂從而殲之耳。今奉聖諭特獎。勢固難已。但功罪賞罰。勸懲所係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。而冒得厚賞。將開邊將要功之隙。阻外夷向化之心。其所關繫。非細故也。且李成梁節被寵賚。已不爲薄。異時邊將以功廕子。未有世襲者。而渠每廕必世。又

皆三品以上大官。今再欲加厚。惟有封爵耳。祖宗舊例。武臣必身臨行陣。斬將奪旗。以功中率乃得封。今接所報。彼固未嘗領兵當敵。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。昔唯賞廕。今乃加封。厚薄亦非其倫也。孤待罪政府。十年之間。措畫該鎮。頗殫心力。今奉溫綸。獎亦豈不欲掠此勲閥。以爲光寵。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。故不敢不披其愚。望公虛心再審。務求至當。以服人心。若果無可疑。則功懋懋賞。國家自有彝典。孤何敢強置一喙哉。統惟鑒裁。

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

比者蒙恩賜假。蚤夜遄征。以月之四日抵舍。十六日幸克襄事。烏鳥微情。於是少遂。仰荷鼎力維持。獲如初願。行時。辱厚情種種。頃兵部差官至。又承遣奠優渥。存歿均被。銜結未伸。中心藏之而已。老母入春多病。忽見游子歸來。鬱懷頓解。強起加餐。然欲如嚴旨。以五月中旬扶輿趨命。則未能也。不得已再乞寬限。語具別揭中。更煩台重於面對。

時。曲爲一請。庶獲鄙願。惟公垂念焉。情事卒卒。不悉欲陳。統惟鑒亮。

答樞輔張容齋

比者蒙恩賜假歸葬。蚤夜遄征。以月之四日抵敝里。十六日奉先人柩歸窆。幸克襄事。仰賴鼎力維持。獲遂初願。行時。又承遠送。厚情種種。言不能謝。中心藏之而已。老母入春多病。忽見孤歸。鬱懷頓解。強起加餐。卽欲遵旨力疾就道。長途暑月。遠涉未能。不得已再乞寬假。俟秋涼同發。仰賴台重於聖母皇上前。一達微情。倘蒙俞允。俾得遂迎養之願。孤一心奉公。死無憾矣。賚奏人去。草草附謝。不悉欲言。

答松谷陳相公

本歲長公至。辱翰貺。時正聞先人之訃。痛苦拂鬱。未能修謝。比得請歸葬抵舍。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。匪言所悉。中心藏之而已。不肖自罹大故。求歸未得。含荼茹毒。蒙垢

忍辱。鬚髮皤然。已具足老狀矣。茲幸聖慈見憐。特允歸葬。終天之恨。始得少逭焉。前於文華辭別主上。灑泣哽噎。再三諭囑。將母速來。今亦不敢再乞終制。獨以老母多病。暑月未能涉遠。不得已復請寬限。如不獲允。則不肖當先行趨命。留老母俟秋涼徐行耳。承垂念倦倦。使旋草草附謝。并告嚮往。別具粗帛。從俗禮也。餘容專啓。

答憲長周友山

孤之此行。本屬初意。今荷聖慈特允。獲遂夙心。所謂求仁而得仁也。他何知焉。茲奉翰示。戀之一字。純臣所不辭。今世人臣。名位一極。便各自好自保。以固享用。至哉斯言。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。服行勿失。便可爲天地立心。生民立命。爲萬世開太平。非譚見諛聞所可窺也。佛民立位聖果。以十信爲初地。直至超登果位。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。願執事于此自信而已。

答甘肅巡撫董石坡

不肖孤得旨南歸。以四月四日抵舍。十六日幸克襄事。先後奉華翰四函。公所經略。咸盡事理。但俺酋此行。非其本意。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。不肖每有戒諭。未嘗不斤斤聽從。卽今西行。亦必無擾。若其部衆或有不戢者。但以鄙意傳示之。無足虞也。

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

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闕下。仰荷主上隆禮殊恩。捐糜不足報告。忝在知己。輒以奉聞。辱示三府解布事具悉。布之精粗。不在斤兩輕重。何必取足于三斤耶。先呈樣布。具題請印。事理極當。但起解時須官爲親驗。母容奸徒攪解侵漁。則弊孔自除。况近日內庫諸關。皆已清汰。庫夫積猾。皆已枷斃。諸鋪墊等費率省十三。奸人亦難盡以藉口矣。

答何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

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。比至都。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旨。以便舉事。此時初至。酬應匆
匆。未及廣詢。且意公議已審。不宜更作異同。以撓大計。遂一一覆允。乃近日得一相知
書。論河上事。如高家堰之當築。河淮之當合。皆略與大疏同。惟言崔鎮口不宜塞。遙堤
未易成。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。夫避下而趨虛者。水之性也。聞河身已高。勢若建瓴。今
欲以數丈之堤束之。萬一有蟻穴之漏。數寸之瑕。一處潰決。則數百里之堤。皆屬無用。
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。此其可慮者一也。異時河強淮弱。故淮避而溢于高寶。決于黃
浦。自崔鎮決後。河勢少殺。淮乃得以安流。高家堰乃可修築。今老河之議既寢。崔鎮又
欲議塞。將恐河勢復強。直衝淮口。天妃閘以南。復有橫決之患。而高堰亦終不可保。此
其可慮者二也。前傳后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。大相矛盾。今在事諸君多主傳議。而非
吳言。然天下之事。唯其當而已矣。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。不肖有此二端。不得于心。謹

此奉聞。幸虛心詳議見教。果皆無足慮。言者云云。皆無足採。則堅執前議可也。若將來之患。未可逆觀。捐此八十萬之費。而無益于利害之數。則及今亦宜慎圖之。如嫌于自變其說。但密以見教。俟臺諫建言可也。過望留神。以便指畫。

答憲長林碧潭

辱華翰。深荷雅情。承教河上事宜。捧讀再四。敬服經濟宏獻。崔鎮驟塞。他日必有二水交關之患。卽高堰雖築。恐亦不久。昨已密書印川公。令其再加詳議圖。唯永終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。

答憲使張周田

蘇松要地。特借重望。非以資進者也。榮代後幸卽赴任。過家不必淹留。際此清時。惟懋樹勲庸。以需大畀。實所望也。

答潘印川

前奉書以河事請問。辱翰示。條析事理。明白洞悉。鄙心乃無所惑。然籌畫固貴預定。興作當有次第。今埃潦落之時。且急築高堰。以拯淮揚之溺。徐觀淮流入海之勢。乃議塞崔鎮。至於蕭縣以北。上流之工。又當俟河淮安流。乃可舉事。蓋此大役。不獨措理經費之難。且興動大衆。頻年不解。其中亦有隱憂。元季之事。可爲大鑒。今之進言者。喜生事而無遠圖。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。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。百凡幸惟慎重審處。以副鄙願。

答憲長張敬齋

春間保安賊殺人于道。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。此時據報有兩處。今該道再三查審。止稱一處。或差人妄報未的耶。禦人于貨。與庫藏被劫有間。但隱匿不報。則違近日明旨。

其罪誠難辭者。安大參剛毅廉正。昨孤已開送銓部。可備巡撫之選。此一事豈足累之。但係該道信地。恐難追罪。唯參語宜從輕耳。承詢及。敢盡區區。幸惟裁擇。

答宣大巡撫吳環洲

辱華翰領悉。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。要求增賞。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。故不樂就喜峯之貢也。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。將來東虜既不許貢。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。不然。恐難獨支也。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。有屬虛妄。月初青酋尙在宣府爲市。何嘗東行。比得大疏。言此酋市畢。將西赴俺答。衆疑始釋。方金湖公於東偏事。不甚闇習。昨聞薊衆卽欲稱兵討罪。孤亟止之。言此事不足煩大兵。可以計取也。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。蓋此等事。大有關係着數。須是寬鬆。乃有轉身地。太緊。則難于收拾矣。青酋若有西行的信。望卽示知。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。

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

辱華翰并別楮云云。俱悉。長昂事前奉書未至。適蒙翰示。不知近已得要領否。二酋作崇非一日。然其諸部仰給于我久矣。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。頃所以能惑之者。以彼近于宣府。雜在青酋部中市馬。獲厚利。頗爲饜飽。必誑其衆曰。貢馬一也。何爲東西市價懸殊。我等今年且不貢。求加添賞賜。若不加賞。待土蠻青酋糾衆入犯。我等爲之嚮導。縱是薊鎮絕了撫賞。我等自去宣府賣馬。何賴于薊耶。犬羊愚計。必出于此。以爲朝廷畏之。當曲從其請耳。然彼諸部久糜豢養。今雖暫爲所刼。終亦不能背。爲公計者。當先之以文告。曉諭諸部。言爲逆者獨彼二人。汝等素受國恩。豈可一旦從彼作歹。自失厚利。今朝廷聞汝等不貢。將絕其撫賞。舉兵加誅。又行文宣府。此後西虜入市。須一一盤詰。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人。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。即便縛來。薊鎮連年築臺練兵。正無試處。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。猶能將土蠻殺得七殘八敗。况我薊鎮雄兵。